齊桓晉文之事

水渭松

戰國中期，列國攻伐，強者稱霸。孟子因宣揚王道仁政，與時尚扞格不入。然而孟子善辯，尤長於掌握游說對象的心理，誘之入彀，層層突入，往往折服對方，一售其說。文章也因此顯得縱擒開合，曲折多變。本篇就是較為明顯的例子。

孟子游說齊宣王，齊宣王開口就問以齊桓、晉文稱霸之事，這對於崇尚王道的孟子無異是一瓢冷水。孟子冷冷一語擋了回去，將話題轉到王道上來。為了讓熱衷霸道的齊宣王對王道發生興趣，孟子不作單調的說教，而是採取迂回戰術。他舉出齊宣王釁鐘時以羊易牛的舊事大加誇讚，說憑這種「不忍」之心即可稱王天下，從心理上撤去齊宣王對王道仁政的屏障。接著孟子又故意舉出齊國百姓以為齊宣王此舉是出於吝嗇的誤會，並加以指點說：此種「不忍」之心，是本能的慈愛心理在起作用，是君子的德性。這使齊宣王不禁大為感動，對王道引起了問個究竟的興趣，要求孟子告訴他憑這種「不忍」之心何以能稱王天下的道理。對於齊宣王的提問，孟子又不作直接回答，而是放開一層，舉出有人說他能舉百鈞而不能舉一羽、能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這樣荒謬絕倫的事例，要齊宣王回答相信與否。齊宣王毫不遲疑地予以否定，而不知道這樣一來，就處於孟子的掌握之中了。孟子正以此說明，事情有極易做到而存心不做的情形，齊宣王的不推恩於民，正屬於此類。因此，雖有「不忍」之心而無推恩於民之實，與稱王天下無緣。將問題歸結到正題上來。趙岐在《孟子章句．題辭》中說：「孟子長於譬喻，辭不迫切意已獨至。」上文正是先以詭異多趣的譬喻拓開，用以闡明一種道理；然後過渡到論事，使平淡的說教成為甚有興味的引導，達到理明事晰的積極效果。

說話必仗氣勢，氣盛方能撼動人心。本篇可以見到孟子善於借助鋪排的句式，造成層波迭浪，起到加強氣勢的作用。當孟子問到齊宣王的「大欲」時，用了「為肥甘不足於口與？輕暖不足於體與？……」五個排比句，對齊宣王的生活享受作了鋪敘，說明他已應有盡有，以烘托出齊宣王之「大欲」實在於稱霸。然後

又以「緣木求魚」予以斷然否定，其勢斬釘截鐵，顯得有千鈞之力。更為突出的例子，是孟子明確警告齊宣王所追求的「大欲」必以災難告終之後，緊接著用鋪排句描寫出另一種境界：「今王發政施仁，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，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，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，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，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訴於王。」這一組感情色彩十分濃烈的排句，充分渲染了天下人心所向的潮流，那種熱烈的氣氛和不可阻擋的氣勢，使孟子所宣揚的仁政主張具有極大的鼓動力量。求霸既是絕路一條，行仁政則光輝燦爛如此，在這種感情浪潮的衝擊下，齊宣王心理上的最後一道堤防也受到猛烈衝決，終於向孟子折節求教。孟子想說服齊宣王行王道仁政的一切障礙，至此盡被蕩滌，本來熱衷霸道的齊宣王，已俯首於孟子的王道仁政之下。最後孟子才給齊宣王暢言了仁政的具體內容和實施仁政的步驟。

孟子與齊宣王的交談，幾經周折，但孟子一直把握著主動權，駕馭對方。整個交談過程中，孟子如舟師掌舵，中流自如，隨意所之，但通觀全篇脈絡，方見其是緊緊圍繞一個中心展開的：依據齊宣王的不忍之心，推恩於民以行仁政，最後達到稱王天下的目的。無一字一句不扣住這個中心，只是推移得不著痕跡罷了。總之，本篇不僅是宣揚孟子王道仁政思想的代表之作，而且比較充分地反映出孟文氣勢充沛、感情強烈、言辭激切，又詼諧生動、富於文采的特色。

孟子所提倡的王道仁政，首先注意到要制民之產、安定民生，把它看作是贏得天下人心所向的關鍵，這是積極可取的。但他從「性善」說出發，認為凡具有「不忍」之心的統治者，均可賴此推恩而行仁政，顯然是失之唯心的說法。

（引自《古文鑒賞大辭典》，浙江教育出版社，1995 年 3 月版）